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周世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別駕喚恪

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遥遥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

會父名繇故以遲遲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黄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禄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録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温顒

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騎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顥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閭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植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灑濁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

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若宜其拳局翦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故

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

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

拂青天不以為高羣孤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

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統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髦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輙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

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麟止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

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

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

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將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

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别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别傳曰汪字玄平頴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

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乏此誰與獨旦表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榼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郄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郄曇王修已見

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

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碎瑯邪王文學不拜而蚤卒嘉賓

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

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説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

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𢎞會稽人祖肩處士父説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

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

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蘊謝玄已見

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

頗亦驗

謝遏夏月甞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黒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髙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

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

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郎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序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註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

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

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眉叔王澄也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宫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

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費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工冶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令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

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賛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别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瑯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别舘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

遥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違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内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

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榦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

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

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黄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

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䚗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言此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學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

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叅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賛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賛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

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令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

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尪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帢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

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黄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

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覩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

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

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剌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惔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甞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呌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呌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甞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

而出有絶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觧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

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劒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跱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剸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

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憩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

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黄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甞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横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誤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名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

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

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

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守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

不簡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懃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

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

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

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衍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衍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衍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

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苻健死浩僞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

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絶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别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貿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

顧容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

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摇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怏自失後遷東陽太守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惋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

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宜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

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

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也王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

正當欲得吾錢耳乃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黄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顔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欏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欏一作䙰）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寛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為其羽㯿酒中必

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隷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跸具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絶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令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

耕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㝠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㝠戚經曰椎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齡䶥龍頭突口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内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

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令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絶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黄枝柯交錯高

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綱於船絞車舉網還栽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賛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與王敦入學戲見顔原象家語曰顔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

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衞人甞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

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性情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

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甞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

如甚以為忿廼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

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

見之嘗夜與國寳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埀至已聞卒傳聲國寳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别詔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寳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輙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寳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寳謂緒於已有隱果

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寳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隟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伐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

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之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

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素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

昏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烟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若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

視近日之言無懃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胙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

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撝蒱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絶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襜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遭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

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衆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令具工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

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豫

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横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

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

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二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嫺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令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懃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

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夘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夘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夘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蛸蠌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

蝟即爾雅所謂蝟蟀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

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令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䰾魚蝦鮆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廞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荆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名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

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容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

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苟粲滅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

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遥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賛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彦才吴郡吴人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

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

曾祖曁魏司徒有髙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竒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歴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葢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髙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

以妻壽未婚而女已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緑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朞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名二人宿欲黙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

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台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

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於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荆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别坐上賔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耆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録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

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為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

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戴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恒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